東國通鑑

二十二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

高麗紀

忠烈王三

十二年元十三年至元二年 春正月遣上將軍印侯如元請親朝○辛未元歸我逐安谷州○元遣使詔大赦寢東征命王勿朝○二月有民康允明作亂殺寧越縣令李恂時忠清道脫脫禾孫李英柱侵割驛路恂縱肆貪暴民甚怨之允明乘衆怨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人十餘輩乘傳橫行殺恂又將殺英柱英

柱知之以計捕得報于朝遣侍史尹諧往鞫之○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不可王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強為予與六品職且命書之於前戩不得已擬以郎將既以啓曰臣以不才昵侍帷幄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閾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人皆歎服○夏五月王徼于西海道宰相

伏閤諫曰不靡不卯聖人之訓又值久旱飢饉荐臻實非行樂之時且農事方殷民皆歸於南畝車駕一出恐妨耘耔伏望待秋而循不從○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幸于道年五十五為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燭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秋七月壬辰世子入國學講六經○冬十一月命直史館吳良遇等撰國史將以進于元

也

十三年元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同判密直司事李尊庇卒尊庇好學能文善隸書東征之役為三道都巡問使調發軍粮戰艦先期辦集不擾民州郡賴以安焉○二月宴羣臣酒酣知僉議府事金周鼎補觴而退公主呼周鼎曰卿子深逼其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又順而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無睡也公主大怒即命執之以出明日罷其

職○三月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珎膳花果豐侈無比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凡三日近年先試享王謂之品呈盖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為常例○夏四月癸酉王及公主獵于西海道獵騎一千五百宰相諫曰旱既太甚民方耘耔竊恐此行召歛民怨且禽獸時方胎孕不可獵也王怒不聽○戊子王至自西海道○五月王聞乃顔大王叛遣將軍柳庇如元請舉兵助討時宰樞或云請待帝命印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王乃遣使

又命鍊軍時乃顔使本國叛人庾超来推勘逃軍超聞乃顔叛逃至金郊遣人捕斬之○六月壬戌柳庇還自元帝許助兵○己巳閱兵親祭纛于宮門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皆在軍簿以其有母兄乞留弟侍養弟亦乞留兄王感其孝誠並許留養○王將親助往公主餞于涼樓無慰赴征將士朴之亮日晏赴宴不知王御樓騎而直至樓下王怒削其職奪虎頭牌賜韓希愈為左翼萬户之亮為副萬户印侯白王令赴征軍士見人家及行

跢有馬者取之於是軍士爭先刼奪千户高宗秀曰此亂本也白王禁之○秋七月庚寅王親統前軍以印侯為中軍萬户出次開城卯山王潛然泣下羣臣皆掩泣已亥王次溫泉遣朴之亮以兵一千戍東界備女真○東京摠管康守衡遼東宣慰使等遣人来言曰王若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王乃遣將軍柳庇中郎將吴仁永如元奏親將兵已發○八月柳庇吴仁永等還自元言帝親往乃顔擒之拔其城車駕還燕京罷諸跢兵且命

王入賀節日王喜拜庇為大將軍仁永為將軍○公主遣柳庇如元請從王入朝○九月公主以將入朝命印侯廉承益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五歲者使巡軍忽赤等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寢室或縛問奴婢雖無子女者亦被驚擾怨泣之聲遍於閭巷○王在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公主遣中郎將鄭允耆入江華搜奪民所藏白銀五十斤○冬十月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以助行李之費世子曰此物皆剥民

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戊寅公主
世子如元選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
郭蕃別將李德守之女以行公主次溫泉世
子有不豫色印侯問其故曰吾將娉西原侯
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印侯以告公主即遣
還其女○十一月乙未公主至西京聞賊起
咸平府道梗遂還○知僉議府事致仕朱悅
卒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昇天長興二
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慶尚全羅道威名日
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性

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許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再言之王使人問之對曰此二人誣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歧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歧故得是名聞養三是尹秀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為誰焉得罵及父名蓋貞父賤故云然

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其為按廉時
內臣崔仲卿奉使而至美服誇人悅嫉之衣
敝衣仲脚而坐捫虱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慙
報而出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為
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
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始至宴羣臣
殿上悅起而為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
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
敬重舉觴而飲卒謚文節○十二月王至自
元公主因中郎將崔仲卿于迎焉呼以人有

告仲卿媒美女納王也

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宴于內殿王數起舞公主止之不聽○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兄時洪子藩為首相趙仁規為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真宰相謂我為老譯謂公為老吮我等不預真宰相之目唯當勤朝僭夕直耳承益即日辭免蓋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祝顯云○將軍張舜龍還自元帝賜萬戶千戶百戶金銀牌隻

珠金牌四分賜朴之亮羅裕韓希愈張舜龍
銀牌分賜百户以下軍士復賜金周鼎金牌
○二月宦者將軍崔世延享王公主以饌品
過俊不受○置馬畜滋長別監先是放馬於
諸島使之蕃息簡出壯者以充尚乘其餘班
賜諸王宰輔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
逆賊之亂元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
馬畜不繁歲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令
外官獻馬又品歛百官而至奪外郡良馬內
外苦之朝議以謂若置官選牝馬牸牛使之

蓄息則可備將來有是命○遣將軍吳仁永如元時北賊叛亂我國宜起兵助征而王難之遣仁永入奏曰今東鄙未寧請親率征北兵移鎮邊城帝從之○中郎將鄭之衍賫金銀牌還自元時議曰本國有民無軍而多請萬戶千戶金銀牌若朝廷有事以牌數徵兵則若之何○三月左右翼萬戶羅裕韓希愈張舜龍等享王于內殿酒酣王起舞拍手自歌○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先是蔡謨為勸農使多斂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

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之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元詔以王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元右丞塔出遣人請發兵五千及軍糧赴建州先是王請以征北兵移鎮殘城帝已許之中書省奉帝旨諭塔出云鎮東藩事當與高麗王共議塔出以此請兵與糧然建州距本國三千餘里山川險阻餉道不通又北年積蕃殫竭計無所出王召大臣議皆曰往之則力不能堪違之則恐負前奏之意莫若

聲言發兵助戰以緩運粮於是復使吳仁永等如元以奏帝命除建州運粮以助征兵移成鐵嶺國王宜留鎮本國○宮花盛開宴羣臣于香閣酒酣王命典理正郎閔漬國學直講趙簡製新曲左副承旨安珦亦製詩以進○秋七月知密直司事趙抃卒抃初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乘晚入直而門已閉元宗聞之命從隙而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入竟不奉命有司以闕直劾罷然人稱其直抃為人美風姿性寬平人無怨者○流宦者將

軍崔世延郎將陶成罰于海島二人皆有寵
於王專擅用事多受賄賂凡臣僚升黜多出
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真意至是奪人奴
婢忤世子意白王流之○八月伍允孚因星
變白王以公主食邑安東京山府布帛歸于
左倉以充百官俸○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
歛為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黜其
任○以聖節宴于大殿宋人作戲王台世子
觀之世子辭不入時世子年十四嘗跪內僚
无奕膝上從容相語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

聰察殿下聰明大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爽懼○九月帝命王及公主世子入朝○賜尹宣佐等三十三人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禑中第居同進士頭國制科擧之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官不達人皆惡之指為同頭王為禑撫之問於承旨李混混云可加丙科八人置禑其末從之○王以世子生日宴羣臣上將軍鄭仁卿為侏儒戲將軍簡弓為倡優戲王亦拍手起舞○

冬十月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為王旨別監務聚歛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為厄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卧内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厄在側謂曰貞杞之死不足恠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柳庇還自元帝命王勿入朝○十一月流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于海島時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

將獻于帝文系之女亦在選中文系賂權貴圖免未得謂拯郎韓謝奇曰我欲剪吾女髮如何謝奇止之曰恐禍及公文系不聽遂剪其髮公主聞之大怒因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因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髮父實不知公主使人曳髮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宰相詣殿聞請曰文系有大功於國不可以細故置重典中貴致仕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遂流之後數日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産煞甚疾之後蒙古阿古大來即以

己丑

其女賜之○王獵于平州溫泉

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春二月世子冠納西原侯瑛之女為妃○元以遼東饑遣湖廣路行尚書省參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等來索軍粮王令羣臣出米有差○遣監察侍丞呂文就直史館陳果等以船四百八十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碩于蓋州忠清道指揮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崔諤以轉運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羅裕為忠清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

為慶尚全羅道都廵問使以督軍粮○夏四月帝賜王金甕以征東省都事安珦為本國儒學提舉○元使張守智李天英等還守智私請騾十匹馬二十匹及細布而歸守智嘗問密直司事韓希愈曰省今改何號對曰僉議府樞密院改何號對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對曰軍功守智掩口而笑○五月世子聞前博士康煦死問左右曰莫是燃頭燃臂以救王疾者歟對曰然世子曰凡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

事非君子之所為也而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嘆服○遣知密直司事羅裕輸軍糧于蓋州船敗者五十餘艘死者百數十人○帝以海都兵犯邊欲親征遣阿旦不花來徵兵王命洪子藩趙仁規等會奉恩寺發軍徵諸道兵又令諸王時散百官出綿布有差以給北征軍○監察侍丞將軍李玕暴死玕為人好勇善騎射常以養鷹遊獵為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玕導之○遣萬

户金忻率助征軍赴遼陽行省○秋九月王
徵于西海道時宰官權貴皆受賜田多至二
三千結各占良民皆蠲賦役凡王出徵按廉
勸農設宴供之其或有恤民不供者或鞭之
爭先侵害民之被毒為甚○冬十月遣大將
軍元卿如元請入朝○中贊致仕柳璥卒璥
文化縣人政堂文學公權之孫三別抄之亂
璥在江華挈家將舟還古京被賊執璥載妻
于于小舸財寶于大舩已與賊共處久之璥
佯若中熱而嘔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璥斷纜

而走賊追不及王聞璥陷賊恐其資徑為謀主璥徒步謁王王大喜厚奬之璥有藻鑑論文章先體制後工拙累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初璥及俞千遇俱為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以三陟山城未固欲徙之郡人以銀稚三十遺璥請不徙璥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不徙璥謂沆曰三陟山城之徙闕利害尤重邑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賣己遐所賂流之海島故千遇與璥有隙卒諡文正○

壬子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時扈從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史臣不從行始此

十六年 元至元二十七年 春正月王在元○將軍吳仁永等還自元言乃顔餘黨哈丹賊將侵我東鄙僉議資成事洪子藩判密直事鄭可臣等調兵于兵部以安戢為慶尚道都指揮使金之淑為全羅道都指揮使宋玠為忠清道都指揮使○二月遣中軍萬戶鄭守琪屯禁忘山洞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縣界韓希

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豢猳縣界羅裕
屯通川縣界以備丹賊○令諸王宰樞承旨
班主各出米七碩坊里庶人出米有差以充
東界防戍軍糧○時訛言賊兵已闌入國境
中外洶洶洪子藩等議避于江華許珙崔有
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師豈可信流言擅移
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之皆曰當遷珙
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衆議如此不可沮也
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諸宰樞皆曰人皆謂
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國乎珙歸家召子

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以法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還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三月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周鼎火好學沈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全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極溺呼活甚重然為鷹坊

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福○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管韓慎桂文庇為大將軍玄元烈為太僕尹羅公彥李翰為將軍○夏六月金延壽還自元帝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路田遠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陽截斷賊道○秋七月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為西京留守○元開元路達魯花赤入充滿遣使来索軍粮○以副知密直司事鄭仁卿為西北面都指揮使○遣知僉議府使

金惲如元賀節日○王召宰樞議禦賊僉議叅理印侯曰上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闌入近境上入江華使臣等領兵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為三軍之殿以全社稷○八月遣大將軍柳庇如元乞師且奏避賊江華帝從之○世子納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女為妃○冬十月徙婦人老弱于江華○十一月移國史及寶文閣秘書寺文籍于江華○遣大將軍柳庇如元奏哈丹入侵城○徙宮人于江華

又還太祖塑像○元遣平章事闍梨帖木兒
来助討哈丹闍梨帖木兒遣人来告曰國王
宜留京城以犒吾軍○遣世子如元政堂文
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從行世子至京館
于洪君祥家一日帝引見便殿隐几而卧問
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
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試嗄可
臣来世子引與俱入帝遽起而冠責曰爾雖
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
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

之迹風俗之宜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各與同議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来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匡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漬直學士朝列大夫時人榮之○元以趙仁規為高麗國王府斷事官賜金虎符○十二月哈丹兵陷和州登州殺人為粮得婦女聚塵而脯之遣萬户印侯傑之○丁亥王避兵于江華命知都僉議司事宋玠留守王

京玠棄京城奔入江華西京留守鄭仁卿亦
自西京逃来
辛卯
十七年元至元二年 春正月哈丹兵踰鐵嶺陷
楊根城先是哈丹將至鐵嶺防守萬户鄭守
琪望風遁還囚巡馬所鐵嶺道隘纔通一人
哈丹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所
棄資粮大饗數日鼓行而前遂踰嶺闌入交
州道金祈等皆不守而走賊乃攻陷楊根○哈
丹兵攻原州雉岳城別抄鄉貢進士元冲甲
擊敗之先是哈丹屯原州有五十騎到雉岳

城下剽掠牛馬冲甲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而還賊都剌閻禿攻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得本州祿轉米甚喜冲甲與敢死者仲山等七人出覘之仲山先入賊中斬一人因追至荊門外賊皆棄鞍馬而走得馬二十五匹防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鞍馬與之賊復来多張旗鼓圍城數重先使一人持書来誘冲甲出斬繫其書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城之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楊根城婦女二人来訪城下冲甲又斬之

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突上東峯斬賊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與奴道尼等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國學養正齋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自西峰合擊慎援將以鼓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行火北後者驚撓自相躪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斬都剌閣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前後十戰大敗之自是賊鋒挫銳不敢復攻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心皆冲甲之力也○世

子謁帝請討哈丹帝已命薛闍干等率步騎一萬三千来討又命那蠻歹大王將兵一萬討之○二月世子令將軍吳仁永奏帝曰哈丹陌北畀諸城帝曰甫國唐太宗親征尚不克又於我朝初未歸附我朝征之亦未易捷令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云古今盛衰不同甫帝諭以夜戰○三月遣大將軍宋華守開京宮闕華遇丹賊十餘騎斬三級擒一人○利川人申貴與哈丹謀人通龍岡人金哲亦投賊嚮導入京并斬于市○夏四月谷

州別將康平起等獻所獲賊馬鞍物等忠州山城別監遣人報破賊且獻馘四十級○王出迎元兵于藍島北郊宴河西國王慶重郡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平章塔出右丞白帖木兒薛闍干謂王曰今江南漕運未到若臨敵乏食奈何又謂贊成事洪子潘曰爾為相國錢穀皆若所知宜隨處支給王難之謂曰發內庫所儲可支王又迎那蠻歹大王塔海元帥于狻猊驛宴慰那蠻歹謂王曰王亦可親出禦賊三辭以老病那蠻歹曰賊入室豈

以老病自安乎王不對翌日那蠻歹遣人謂王曰昨日辱臨勞慰敢不深感但禦賊之事不容而去予實感焉隣人失火尚往救之況是自家事其可坐視乎因獻公主鞍一部○薛闍干大軍次金嶺驛胡禿赤言五月五日遇賊而戰蒙古謂術人為胡禿赤印俟聞之使秋官正奇孝真占之遇豫卦乃云五月二日見賊而戰勝俟以告薛闍干闍干引問之對如前又問擒哈丹否曰不擒曰既曰戰勝又曰不擒何也曰事過乃驗○五月丁酉朔

薛闍干大軍與我軍合擊哈丹于燕岐大敗之時元兵及我軍夜半發木州黎明至燕岐正左山下薄賊陣出其不意圍之賊大驚欲登山負險而戰我三軍步卒在前騎兵逐後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於林木間射我前鋒中二人我軍疑懼不敢進右軍萬户金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有卒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河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

騎千餘渡河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日暮回軍屯于蒜岐之北五十許里○哈丹賊後至者三千騎過鐵嶺屯于交州○甲辰我軍與元兵復擊哈丹大敗之時賊精騎修治軍容復來對陣那蠻歹大王以不及大戰憤恨欲與之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槍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捉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槍以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從擊大敗之哈丹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驛那

蠻歹使謂薛閣干曰賊魁未擒不可不追薛
閣干曰如聖旨則可何用多殺人為○仰侯
韓希愈金忻遣人告捷獻所虜婦女八人○
癸酉幸開京○薛閣干謁公主獻所虜男女
五十人良馬五匹王及公主宴慰之薛閣干
軍令嚴肅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聞賊屯
燕岐併日而行出其不意二戰而破皆其力
也王欲邀宴薛閣干曰受命事畢不可留遂
登途那蠻歹等皆還○六月丁卯朔王及公
主還江華○遣金忻于竹田韓希愈于忠清

羅裕于交州道逭捕哈丹餘賊賊五百八十人降于希愈哈丹之子老的引軍踰竹田趣平壤羅裕禦之將捨舟而陸玄奕止之曰彼其原隰田豆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而退僅得登舟而卽將李茂與數十人不及登舟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迸虜妻子為僇乎茂與數十人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坐胡床分其衆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猥樹立日晚飢甚啗囊中乾糇且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

求生母恐關弓左射正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中自亂茂等大呼迫擊斬馘無算○遣即將高世如元請親賀聖鄣并奏復都開京帝許之○元遣海道萬户黃興張侑千户殷實唐世雄等以船四十七艘載江南米十萬碩來賑世子嘗奏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故有是賜遂頒米于七品以下有差帝意本在賑貧今不先貧民富者所得居多○秋八月僉議中贊許珙卒珙孔巖縣人性恭儉不事生産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

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群居慎口其火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而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其女慚悔而返卒謚文敬○九月元遣洪重慶授王為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以印佩為鎮遼萬户府達魯花赤宋玠為宣武將軍鎮遼○丙午王如元次興義驛即將康淺還自元帝命王停入朝乃還○帝授世子特進上柱國高麗國王世子賜金印仍賜水精杯犀角蓮葉盞玉杯琢味以寵之召見

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烏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乃從臣酒令鄭可臣賦詩可臣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顏將千歲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賜御羹一椀世子凡入見必以可臣從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無所產惟米與布耳若陸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

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

○冬十二月遣上將軍柳庇將軍許平如元請世子還國

壬辰 十八年 元至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復都開京○三月元以羅裕韓希愈為懷遠大將軍賜三珠虎符又賜印使希愈金忻弓矢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具賞戰功也又以本國西京迸臣韓慎等付世子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

分毫心甭勿大責○元流哈丹黨阿里禿大
王于苅盆島○夏四月元流賊黨塔也連于
白翎島閣吉出于大青島帖亦連于烏也島
○初密城人趙甭與郡人謀殺按廉使事覺
幸免附判監察使廉承益至拜典理佐郎監
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
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甭豈賢於伱耶
何不從吾言且年老遠謫汝其安乎○將軍
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
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

毋出迎境上况父不可為子屈也其宮僚應
出迎者毋得過西普通王怒曰世子言不當
如是
臣等按父子天性也慈孝之心油然自生
而不能已今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
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
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王出迎世子遂獵于平州温泉○五月副知
密直致仕李益培卒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
敏強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

僧述使中第士林鄙之〇戊戌世子至自元
〇世子設漿街市施餓者三日〇六月內僚
別將金吕以中郎將王惟紹妻密納于內惟
紹以禿魯花入侍于元吕先私而後納之由
是貴寵〇元遣江南漕運萬户徐興祥等運
米十萬碩来賑飢民遭風漂溺惟米輸四千
二百碩遂領米于諸領府及五部户一碩〇
秋七月世子納趙仁規之女為妃〇鎮遼萬
户宋玠免以韓希愈代之玠務為聚斂大興
工役又令遼卒運米市枚女真民甚苦之為

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分遣監祝別監于慶尚全羅忠清道又以忠清全羅民飢除朝覲盤纏○遣世子如元賀聖節○副知密直司事致仕崔雍卒雍惟清曾孫家世以文學顯性謹厚訥言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以十年讀書未幾年餘皆棄去雍獨力學無書不讀時稱博洽○八月世子謁帝于紫檀殿先是有人奏帝以為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此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舡再征日本可取也至是帝問東征事洪君祥曰軍事至大宜先

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九月元遣洪君祥来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又令招諭日本君祥以帝命問再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既隣不庭之咎庶當躬自致討以劾徼勞仍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太僕尹為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護送之仍致書諭以禍福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麟擢狀元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為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狀婦翁崔謁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

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来流亡失業在元王己巳年計點民户更定貢賦厥後賦歛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者量户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帝召世子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奏云讀通鑑帝曰歷代帝王誰爲賢明對曰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帝又問曰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對曰臣年少何足以知之

癸巳

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春正月慶尚道按廉使劉顥為丁吏林大所殺先是顥沒入大白金二斤大甚怨之及顥欲檢閱營庫所藏營吏許頒金彥相與謀曰庫內之物若不如舊必罪吾等將若之何頒令彥告大餌之以言大曰吾將圖之是夜刺顥殺之遣揔郎金元具往鞫之彥元具舊識吏也元具密引誘以禍福彥以實告於是斬大彥頒等○三月趙仁規還自元帝勅曰卿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楊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

遠功臣益茂厥功對揚休命又改僉議使司
為都僉議使司陞為從二品賜銀印一顆○
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運米十二艘來○元
以趙仁規為王府斷事官李之氐為合浦等
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金延壽為西京等處
管水手軍萬戶府副萬戶皆賜虎符○秋八
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來管造船寶錢庫副
使瞻思丁管軍粮將復征日本也波豆兒乃
福源之孫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
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分遣

都指揮使判密直金之淑于忠清道知密直
崔有渰于全羅道都僉議參理金惲于慶尚
道以備船粮○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
征日本事宜○冬十月己亥王及公主如元
選良家女三人以行王次金郊杖西海道按
廉使庾瑞開城副使楊柱以其供億之緩也
王次鳳州瑞享王王溫言慰之公主曰前日
金郊則受責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之物盡
是民膏還駕之日勿以歛民取悅為事○十
二月辛丑王至燕京館於洪君祥第帝疾篤

不得見然寵賚之厚諸王駙馬無比○是歲
王改名昛

甲午 二十年 元至元三十一年 春正月王在元癸酉世祖
皇帝崩王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元
朝喪制非國人不敢近唯高麗得與焉故王
之從臣雖輿臺之賤出入無禁○罷造戰艦
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帝崩洪君祥白
巫相完澤遂寢東征○夏四月癸巳王與公
主如上都迎皇太子即位上表稱賀獻金銀
酒器紫羅苧布豹獺皮○帝以王功大年高

詔出入乘小車至殿門賜王銀三萬兩○五
月元遣忽篤海明哥等來頒即位詔○王以
四事奏于帝一請歸駝羅二請歸被虜人民
三請冊公主四請加爵命帝命駝羅還隸本
國其被虜及流徙人可遣使與遼陽行省分
揀歸之公主冊命其議以聞國王爵命既已
累降且待來年帝嘗使翰林學士撒剌蠻問
本國歸附年月王使鄭可臣上書以對曰太
祖聖武皇帝肇興朔方時則有大勢國助征
金國恃功而驕不用帝命有金山王子者改

其國蹄自稱大遼奪掠中都等處子女玉帛
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剌追討時
方雪深道險粮餉不繼高王聞之遣趙冲金
就勵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奉表請為東藩
太祖遣慶都虎思優詔荅之大加賜賚于今
七十有六年矣○己卯王薨公主發上都○
六月元賜詔冊公主為安平公主○秋八月
乙酉王至自元○冬十一月賜駝羅王子文
昌裕星主高仁旦紅鞓牙笏帽盖靴駝羅令
歸于我故有是賜然進馬于元不絕○賜駝

羅達魯花赤熾金衣二襲○十二月元遣中
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為征日本運江南米
十萬碩在江華島今遼瀋告飢帝詔以五萬
碩賑之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

高麗忠烈王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

高麗紀

忠烈王四　附忠宣王

乙未　二十一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　春正月以洪子藩為僉議令趙仁規為僉議中贊加中贊致仕金方慶僉議令○以鄭可臣為僉議侍郎贊成事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珦為密直司使李混同知密直司事○元遣崇古字教授李忙古大来○二月遣中郎將宋瑛如元請減運粮帝不從○三月遣將軍智圓

自戊戌正月丙午至八月壬申

等以艘七十三艘載米一萬碩輸之遼陽○
元遣伯帖木兒来取馬于駝羅○夏四月元
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来三千碩賑濩城
○遣前將軍金永孫以艘九十艘載米一萬
二千一百八十碩輸之遼陽○遣大將軍劉
福和祇候金之蕃等送錢幣于世子時世子
請婚其費不貲科斂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
尚道租稅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
碩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
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

楮幣王欲親往為世子行聘禮乃於全羅忠清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粮抑買怨讟益興○遣將軍柳溫如元請減遼陽運粮帝許減二萬碩○復改耽羅為濟州以判秘書省事崔瑞為牧使○遣中郎將趙琛如元進濟州方物遣將軍徐先純等以船六十五艘載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碩輸之遼陽○五月遣贊成事印侯如元請世子婚又遣左承旨柳庇請加王太師中書令降公主印章改世子印章帝皆不允○以洪君祥為三韓壁上功臣三

重大主蓋城侯茶丘常慫本國君祥以為寧
慫永寧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除害無不
力焉○六月流即將孛琨于海島琨貞之子
張舜龍之壻與宮人無比私通事覺將殺之
以舜龍故流之無比忝山郡人柴氏女選入
宮為王所寵王之往来都羅山也必從之或
淹留為流連之樂人歸無比為都羅山○秋
七月僉議中贊致仕張暐卒暐無他功能以
其妻之兄弟洪君祥等仕于元朝有功本國
故凡遣使入朝多以暐副之○公主遣宦官

諸道求人參松子先是公主科斂人參松子送江南買賣甚獲利故特遣內臣雖不產之地悉皆徵納民多怨咨○遣判三司事金之淑如元賀聖節之淑至元與交趾使者爭班曰本國率先歸附結為甥舅之親非他國比帝從之賜坐諸侯王之列之淑禮貌詳閑觀者美之○八月戊午世子至自元帝冊為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王世子領都僉議事司賜銀印○以世子判都僉議密直監察司事洪子藩知都僉議司事洪君祥為都僉議中

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
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為文翰官崔瑞檀政
自為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為
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流萬户知都
僉議司事韓希愈于祖月島先是世子之在
燕都也校尉金臣甫訴曰臣甫初從希愈婿
洪綏入都希愈以臣甫背綏而投邸下凌虐
臣甫妻子臣甫猶忠於邸下希愈何人獨不
知有邸下予世子衙之及是白王襆其職王
既從其請且命趙仁規卬佚張舜龍訊其所

由使巡馬名之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
巡馬何名為飲自若巡馬還白其言王怒命
巡馬縛致之仍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強且廉
自度無罪終不屈故流之○賜金方慶爵上
洛郡開國公○九月以洪子藩僉議中贊致仕
○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坐向南中贊
向西侍郎贊成事以下向東署事訖詣壽
寧宮王與公主登涼樓觀之世子還所館百
官進賀世子答拜○以世子判中軍事○密
直學士閔漬罷以金晅代之加洪文系僉議

中贊致仕世子請之也○冬十月遣將軍柳
溫如元進世祖皇帝事跡王嘗命任翊金賦
撰之○十二月世子朝于王士庶人遮道擁
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世子皆受之蓋豪勢
之家奪人田民有司不能聽斷故也

臣等按傳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
必陷於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
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蓋世子者國儲君
副將承祧主鬯養之不可不素也中庸言
親親之道必曰忠信重祿而不任以事者

恐有所犯而傷恩義也親親尚然況國儲乎晉獻使世子將上軍伐國分主都城漢武為太子置博望園使通賓客而二子皆不終斯失為君父之道矣世子之於君父侍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也秦太子扶蘇諫焚坑唐太子弘奏請忤旨而二子亦不終斯失為世子之道矣今忠烈除世子為都僉議又判中軍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寃民訴訟是則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

父交構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茲二君者
由其不通春秋為君父為臣子之義故其
所失至於如此而取譏於来世後之為人
君者可不戒哉

十二月癸卯世子如元○因監察侍史許有
全于巡馬所王信讒幸之讒將撻于市無敢
救者有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出入卧内乃
白王曰監察為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小人
之譖而撻于市人以上為何如主再三譬解
乃得免

丙申 二十二年 元元貞二年 春正月遣副知密直事郝庇如元請世子婚○宥二罪以下獨外貢三年負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之時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戌年之說故推恩肆宥○二月台中贊致仕韓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甲尤切慎兢卹宜條陳可行事宜康乃條上曰宗廟祭祀所以奉先而報本也今廟屋樸陋樂器散失宜令有司修葺宇備金石嚴其時祀工商所以利用而厚生也今諸司所需皆取於市或抑其估或終不給直工

商不勝其苦宜令有司禁之放生活命可致
增壽請自今嚴禁屠宰止遊田之樂節肥甘
之奉當祈寒盛暑設施漿粥以賑行路飢渴
命有司掩骼埋骴以修陰德○同知密直司
事李混罷先是王欲籍毗羅民戶隸內庫混
極言其不可王不懌至是都堂以三事上言
一西北界人性暴悍不可以內旨驛擾自今
宜傳旨都評議司都評議司下牒都指揮使
亦可以辦事而安人心二驛戶逃亡多田傳
遽之繁宜還使整理三近以內旨出使者多

高麗忠烈王

實為民弊今後必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此皆寵幸者所為故疾之訴于王王怒甚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紆訊其倡議者紆曰此事皆我所為王益怒命高宗秀必欲得其情痛加榜掠紆誣服指混故下混巡馬獄遂罷○王獵于西郊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欲逐虎也其實憚姤悍因獵而出私諸嬖也○夏五月夜宴于香閣王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其於遊宴安

可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技無所不至又以國贐庫羅綃二十疋付巡馬所至宴日則粧飾花階久則換之

臣等按大禹之訓曰內作色荒甘酒嗜音靡或不止伊訓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明皇荒淫無度遊宴自恣夜以繼日釀成天寶之禍觀此圖者當以為殷鑑而戒之忠烈非徒不能為鑑慨然遠慕欲軼而過之奇技淫巧無所不至其異於明皇者無幾矣明皇以此致竄身失國

高麗忠烈王

之禍忠烈效尤而父子相訟幾至於失國
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以洪子藩為右中贊趙仁規為左中贊○秋
七月賜前密直閔漬米一百碩王嘗遣內僚
高汝舟令漬製詩漬饋汝舟以白酒青瓜汝
舟復王曰漬雖宰相其貧無比故有此賜○
以主簿金元祥為通禮門祗候內侍朴允材
為權務梁州妓謫仙來者得幸於王元祥允
材與妓同里閈相往來元祥製詩調曰太平
曲令妓習之一日內宴歌其詞王妬變色曰

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為之耶妓對曰妾之兄弟元祥允材所製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遂除之○遣上將軍金延壽如元請入朝○八月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婚期帝趣王入覲○九月丁亥王與公主如元○冬十一月壬午王至燕京館于洪君祥第○王與公主謁帝帝遂侍宴于長朝殿諸王滿座王居第七○世子以白馬八十一匹納幣于帝尚晉王甘麻剌之女寶塔實憐公主宴用本國油蜜果諸王公主及諸大臣皆侍宴至晚酒

酣令本國樂官奏感皇恩之調翌日世子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于太后太后以羊七百頭酒五百瓶宴世子世子又獻白馬八十一匹于晉王仍以酒三百瓶羊四百頭宴○十二月帝賜王弓矢劒及金緞綃從臣婦寺僕從賜物有差

丁酉 二十三年 元 大德 元年 春正月甲子朔王在元賀正禮畢上殿侍宴帝賜王御鞍又賜從臣十人鞍○晉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王與公主侍宴酒酣王起舞公主歌之○二月帝幸

城南觀獵王扈從奏曰臣之先臣植於己未歲以世子入覲時世祖皇帝田自征南先臣迎拜于汴梁之墟世祖嘉嘆寵賜日隆至於小臣輩降公主世為東藩乞自己未年以後被虜及流民在遼瀋者悉令歸國帝許之王感泣拜謝○太后置酒隆福宮餞王及公主仍賜金緞衣及鞍馬賜從臣三品以上二十人金緞衣各一又賜王從臣金緞一百匹綾素八百匹○辛未王與公主發燕京○夏四月元遣使遼陽路推刷己未年以後被虜及

流民歸之凡三百五十戶○五月丁卯王與公主至自元時壽寧宮香閣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把翫良久感泣○癸酉公主不豫發內庫米一百碩賜貧民遣中郎將秦良弼如元請醫○壬午公主薨于賢聖寺○遣副知密直司事元卿如元告喪○移御金方慶第自是移幸非一所○丙午世子自元來奔喪○秋七月世子殺閹人陶成器崔世延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丹伯也真中郎將金瑾流其黨四十餘人伯也丹者即無比寵幸方

隆其附托之人横恣中外世子甚疾之及奔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之所以致疾乎此必內寵姬嬪者為之請鞫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將軍尹吉孫李茂尹郁琚指諭承時用宋臣旦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等因之鞫無叱等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咀狀悉斬之國人震懼

臣等按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所以尊君親親也故斃之為父子焉斃之為君臣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

國治此萬世之所當法者也今忠宣之為世子也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畧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遽收王之寵寺與寵姬而斬之以為子則悖以為臣則逆其知尊君親親之道乎父子相猜終至竄逐為天下笑者豈非所謂自取者乎

八月以印侯為侍郎贊成事判軍簿監司事金琿為判版圖司事車信世子貳師○世子以故進士崔文妻金氏納于王金有姿色蓋因無比之死欲慰解之也後封淑昌院妃○

己未葬公主于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冬十月以鄭可臣為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洪奎判三司事李之氐為三司左使朴義知密直司事世子元寶柳庇同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奎昌文系也○癸巳世子如元○遣趙仁規印侯柳庇如元賀生皇太子又告耀仍請傳位世子○閏十二月副知密直司事崔冲紹以世子命就壽昌宮基大興功役中等方壇外繚峻垣將以設公主之穸廬也時方地凍取土無所掘一穴則人爭趍之

壓死者衆又令路傍屋垣皆撤茅而瓦之與中贊鄭可臣三司李之氐密直崔有渰朴義等督役甚急

戊戌

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春正月甲申世子至自元○庚子世子妃寶塔實憐公主來是爲韓國長公主王幸金郊百官郊迎儀仗伎樂如迎王禮帝使阿木罕太子甕吉剌丐丞相護行以來○壬寅壽寧宮西門外地坼泉湧高數尺○命巡馬所選良家女將以進元也令百寮密疏有女家投主司於是有睚眦之怨者

雖無女亦指之以致騷擾潛納壻者頗多○
癸卯敎曰孤以涼德叨承丕構二十有五年
今此老矣加以去歲因喪配耦不覺過慟疾
病隨之倦于聽政惟爾世子英明智勇衆所
共知當嗣藩職祇奉宗社孤亦退居後宮穩
送餘齡惟忠惟孝在此一擧世子上箋辭不
允○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封
王爲逸壽王世子諶卽位詔曰通者高麗國
王王昛表陳春秋方耄憂恙交攻慮庶務之
煩勞期息肩於重負乞令世子諶襲爵朕以
高麗忠烈王

王世守東土垂三十年累效忠勤勳伐茂著
矜其誠懇特賜愈允授世子開府儀同三司
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國
王加授王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大尉駙馬上柱國遼壽王以示優崇
之意國有重務尚須訓勵聿底于成又詔王
曰卿恪居藩翰茂著勳庸宣力我家歷年茲
久比陳衰疾冀脫煩勞乞疏嗣爵之恩將為
逸老之計載惟忠懇宜賜允從卿雖耆年國
之重務尚資訓導迄用有成王遂率康安殿

傳位退居張舜龍家薙為德慈宮丙午世子
即位於康安殿受群臣賀領赦遂移御壽寧
宮王維本國宗室仕元為揔管○王詣德慈
宮奉逸壽王宴于壽寧宮○王舅晋王遣平
章札剌帖木兒來吊公主喪仍致祭○重房
宴王○幸佛恩寺相營宮之地○王率百官
詣德慈宮奉牋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
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黃袍受賀時稱三韓盛
事○平陽侯昡大將軍金精賚王及逸壽王
謝表如元○以公主誕日奉太上王宴于壽

寧宮翌日又宴太上王及貞和宮主自安平公主之薨降太上王與貞和絶不相通○二月王始署征東省事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吏謁見用元朝禮○阿木罕太子及甕吉剌歹丞相還王餞于金郊○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宮○歸公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命以僉議密直司為王宮蓋古彰昌宮基也初王欲以車信家為宮既興工相者以為不吉遂卜於此大興工役○王如奉恩寺燃燈賜文翰學士崔思朴全之吳漢卿李瑱尚

乘鞍馬群臣上壽次至四學士王使之前賜
卮酒謂曰惟爾諸學士直言無隱○以慶尚
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東界交州
兵餘凋弊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
西海道以地小不置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
○王率百官賀太上王誕日于德慈宮○王
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曰孤聞人主勤於求
賢逸於得人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
之矧如卿者乎非止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
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遺時不遇脫迹臺閣

高麗忠烈王　附忠宣王

虛老岩巒予嘗憫之今以京德叨承內遜思與故人共理萬幾令按廉副使庾自愚敦諭甬其體予側席之意勿以年老為辭又命其子林宗扶侍赴京時承休隱居三陂縣龍溪別業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為蒼生一起承休乃來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病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乃進言曰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見聞

利害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未幾元使来詰王謂承休曰徵先生而適有不虞如何對曰因亂治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殿下修省永享太平也無甚憂勞○王以歲凶民飢減膳命內厨進橡實而嘗之○三月中賛鄭可臣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宮○王召諸道按廉諭以治民之事為之流涕賜酒遣之○王與公主以晉王生日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宮○王朝于德慈宮○高唐王濶里吉思遣使

高麗忠烈王

附忠宣王

来歸安平公主之賻○太上王為妃金氏奴
婢求內傳王曰臣於即位之日為民請命于
天革去宿弊內傳其一也臣不敢奉命王自
為世子時熟知其弊至是禁絶之○夏四月
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昌等四
人及巫占全昇掌銓選○王命撰還外吏之
在京者別將以下勒還本役○王與公主上
壽德慈宮○王命詞臣許有全趙簡及致仕
金孝臣崔瑞直言時事凡有怨違即疏以聞
○王置賞花宴于壽寧宮○王朝德慈宮○

前密直司使安戩卒戩久典銓選守正不阿
時稱鐵鑑○公主妬王妃趙氏專寵怒甚作
畏吾兒字書付濶闊不花濶闊歹二人將如
元達于太后畏吾兒古田鵲也其書誣曰趙
妃咀呪公主使王不愛王使朴瑄問二人書
中事二人不應反歐之王懼白太上王太上
王幸公主所慰安之王以所籍陶成器金繻
玄宗柱張祐等家產人口賜闊濶濶不花闊濶
歹等又以金繻妻賜闊濶濶不花欲解公主怒
也○五月公主遣闊闊闊不花闊闊歹與大將

軍金精兵挺圭等如元○改官制教曰先王設官分職蓋欲得人而共圖庶政孤於幼歲入侍天庭躬承先帝之訓目覩大朝之制既詳矣及叨重寄凡諸時弊一皆釐革惟宰執之數倍於古制公家議論多少異同事事稽滯宜當減省又頃者因避上朝之制百官名歸早省改之然或有同而不改者有不同而改之者所更之歸亦不師古容有未稱孤當卽位之初遽革成規懼乖物議然隨時沿革古亦有之載按歷代官職不涉上朝官歸者

而易置之或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司庶幾官省而事易理也仍以趙仁規為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洪子藩為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餘各依改制授官有差○以王子宜忠為永嘉軍承宣使宜孝為江陵軍承宣使以宗室昡為平陽郡公維為咸寧公曹為廣陵郡侯元為漢山郡侯餘皆拜各軍觀察使○罷承旨房以出納之任委之詞林院○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妻事神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

妻于徽尋得貼榜者乃司宰主簿尹彥周所
為也又因仁規子瑞璉珝增朴義盧穎秀等
及妻乃遣徽里如元奏之上洛伯金方慶等
詣公主乞留徽里不從王使人請之又不聽
○賜詞林學士朴全之吳漢卿侍讀學士李
瑱侍講學士權永紅韓王常屏左右幸詞林
院與四學士商確政里手賜酒食從容盡日
或至夜分賜宮燭送至其家寵幸無比○都
僉議叅理柳陞卒陞容止可觀父在閤門時
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事親

以孝居官以勤於聲色貨利淡如也○闍潤不花等偕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因崔冲紹及將軍柳溫于巡馬所并因趙妃○罷營新宮○六月徹里還自元元又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左丞楊炎龍來元乘傳者百餘鞫趙仁規遂徃僉議府詞林院收仁規所受批判又徃監察司收新定官制阿里灰遂以仁規如元○王朝德慈宮二罪以下○復遣徹里如元○僉議中贊鄭可臣卒可臣羅州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題品銓衡皆當物

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其冢宰人想望大平至是暴卒或曰太上王之遜位也可臣製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逭責可臣憂懼飲藥死謚文靖配享忠宣廟○元使鞫問趙仁規妻極慘酷妻不勝苦誣服遂執仁規女壻崔冲紹朴瑄以歸○皇太后遣蕃僧五人道士二人來祓公主呪咀○復置丞旨房○楊炎龍封生成庫乃王府珍寶所藏也籍沒仁規冲紹金精朴瑄家財輸之使臣館○王朝德慈宮○

馬八國王子孛哈里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繡
手帕沈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
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孛哈里孛哈里與
其國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
遣使通之○太后遣僉樞密院事洪君祥及
帖木兒不花來○元遣使執趙妃及宦者李
温以歸○王與公主奉太上王宴元使于壽
寧宮以天變屢見放輕繫減重罪一等○秋
七月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徹里還自元帝
命國王公主以八月八朝○洪君祥享王君

高麗忠烈王　附忠宣王

祥之来欲使王與公主好合也人謂王尚主以来有嫌夫婦之道然賓妾或有進御而有身者以致妬忌呪咀之釁○王朝德慈宮○又改官制○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八月遣密直司鄭瑎行省亦遣石抹也先帖木兒如元賀聖節○以李承休為密直副使監察大夫仍令致仕先是承休以判秘書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曰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除拜顯官者因微臣而改先王之制臣之罪大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王非他人比仍

促上官承休強就職纔數十日上書乞退甚
切王不得已從之○元遣孛魯兀等来趣國
王公主入朝王與公主將如元上王餞于金
郊酒酣孛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遼壽王
遼壽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諭前高麗國王
王昛曩以卿表請授位于世子諒是用詔諒
往嗣王爵國事仍命聽卿訓導今聞荏政以
来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未
及壯火所經練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今遣
使詔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諒入侍闕庭使

之明習于事孛魯兀之来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詔○前王至元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為首者入對時僉議叅理安珣扈從丞相稱旨問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珣曰閨闥之間固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此為問豈足於聽聞哉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以左副丞相權永右司議趙簡揔郎金台鉉前司諫金祐主選法○孛魯兀還以大將軍姜純女妻之○九月副知密直司事致仕嚴守安

卒守安身長有膽氣嘗為南京副留守車駕
時巡能辦供億王之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割
民膏希君澤之議○元遣平章闊濶出左丞
哈散来賜王葡萄酒且令濶濶出哈散等治
國事濶濶出尋北還○遣中原侯昷大將軍
金天錫如元謝復位○冬十月元濳州達魯
花赤闊里大遣人獻羊馬賀復位○十二月
下左司諫秋適獄時閽人黃石良貪緣用事
陞其鄉合德部曲為縣適不肯署其案石良
與內豎石天補金先術乘間譖適王怒親枷

適囚于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皆歸于有司未有枷鎖于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見之王枷諫官榮亦足矣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復舊官制

己亥

二十五年元三年大德春正月萬户印侯金忻密直元卿等擅發兵執萬户韓希愈等十餘人初希愈鎮合浦侯奉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侯還訴于安平公主請枷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且齒長汝非希

愈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等謀傾軌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等侯等擅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祐及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裴仁儉等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執之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若不知誰敢為謀哈散密令其子往

候王宮仍戒之曰王若知其謀必嚴警備汝
見王曰吾父聞戀恐懼無兵衛故遣我借兵
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闃然衛士皆卧未起
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劒其子還告哈散曰
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愈等詣王宮請訊
之王與哈散鞫希愈等不服囚于巡馬所日
英逃又鞫希愈等凡八日惟英柱仁儉誣服
希愈等竟不服侯忻元卿與其黨及上將軍
姜裎大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瑀少尹閔
頔等以日英逃希愈等不服將如元訴帝王

使右副丞旨金深留之不從裒等皆謀陷希愈者也○二月流韓希愈孝英柱于海島餘皆杖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之故對曰希愈本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為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罷西北面指揮使尹琯先是王謂宰樞曰琯飲食印侯等罪一也不拘留印侯罪二也給桓貞閔暾駅騎罪三也盍治之中贊洪子藩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渰獨曰侯等之行殿下且不得留琯安得止之宰相之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貞等擅乘驛騎非琯

給之也蓋由宰相不得其人致有此事不罪
宰相而罪琺可乎議遂寢然琺竟坐罷以金
富允代之○三月遣知都僉議司事崔有渰
如元賀生皇子○王獵于東郊遂幸壽康宮
日事宴樂賜娼妓銀八斤又以二銀瓶為的
射之賜中者○夏四月元杖流趙仁規于安
西崔冲紹于鞏昌遣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
翰林待制賈汝舟來詔曰仁規等所行不法
已勅中書省量輕重決遣自今命官有罪須
具事情本末聞奏毋得輒行殺戮又爾國臣

庶魯被世子流竄海島及薨沒人從國王分
棟審錄○放趙仁規妻子祿黨之囚繫者召
還韓希愈李英柱○遣判三司事鄭仁卿判
通禮門事柳琯如元辨印侯誣罔○元遣塔
海濶濶不花等来執韓希愈李英柱元卿及
判密直司事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以婦
庇乃哈散鞫問希愈時譯者之罕主文案者
也○趙仁規妻及其子瑞璉珝及崔冲紹子
直如元○五月印侯李混元珝鄭瑎元卿許
評免○幸壽康宮王押昵羣小嗜好宴樂倖

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猶為不足分遣倖臣諸道選官妓有色藝者又選城中官婢及巫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為男粧教以新成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其高低緩急無不中節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輩張幕其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

之禮供億賜與之費不可勝記○秋七月以將軍金儒為慶尚全羅楊廣三道採訪使前王惡儒祝髮置之八巔寺及王復位儒長髮拜將軍貪婪傾巧漁奪民利逞欲固寵靡所不至聞其來者莫不痛憤○郴庇逃時庇還自元王疑其與印侯同心欲罪之故逃○九月流監察史蔡禑于海島禑監左倉頒祿有內豎傳旨輸米若干斛于內以給宮人禑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也若輟與內人恐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之○以中贊宋玢監

修國史安珦修國史閔漬同修國史罷僉議
車信崔有渰密直柳庇吳仁永劉福和僕射
洪詵○冬十月元遣濶里吉思為征東行中
書省平章事耶律希逸為左丞時哈散還奏
王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帝從之○
十一月幸温泉

庚子

二十六年元大德四年春正月元遣濶濶不花来
須冊皇后詔○夏四月遣同知密直司事薛
景成如元吊皇太后喪○戊午王如元吊喪
○五月濶里吉思囚東京副留守羅允于行

省先是有僧天固陶瓦龜一獲朱書怪語于
背埋惠宿寺石塔下尋自掘曰此龜甚神異
眩惑衆人濶里吉思移文中書省杖之又以
允不行禁理反信妖術囚之○六月壬子王
至上都帝大設只孫宴只孫華言顔色赴會
者衣冠皆一色帝命王侍宴王於諸王駙馬
坐次第四寵眷殊異○王以羊五百頭酒二
百榼上壽于帝翌日又詣闕設扶頭宴帝命
唱高麗歌王令大將軍宋邦英宋英等歌獲
鷰曲前王執檀板王起舞獻壽帝與后悅○

秋七月王詣闕獻童女二人閹豎三人又以童女一人歸丞相完澤○帝以皇太子千秋節赦印侯金忻等○帝命本國所奏風俗百事許令依舊賜王弓矢海青鷂子及銀鞍二賜從臣金緞表裏各三百三十六匹弓劒各三十鞍二十皇后賜王衣三襲○壬辰王發上都○賜右中贊宋玢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八月上洛公金方慶卒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来及生養

於祖敏成家小有噫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為之避人異之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翛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謚忠烈○閏月辛巳王至自元○濶里吉思享王○韓希愈李英柱柳琚等還自元王入朝辨希愈印侯曲直故釋希愈等歸之○冬十月密直副使致仕李承休卒承休性正

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王與濶里吉思
畋于西郊○濶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
王上表奏云凡屬我疆實非他俗若良若賤
何有憎愛昔我始祖垂誡于後嗣子孫云凡
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良若許從
良後必通仕路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
誡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
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為賤類若父若
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為良於其所生子
孫却還為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

然者不欲使從良也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福謀亂國家而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若更此法非徒如治亂絲因失舊章不得僅存遺緒故於至元七年小邦去水就陸之時先帝遣達魯花赤以治之于時因人告狀欲變此法具由聞奏廷議明斷俾從國俗得至于今茲者省官初莅此邦不察制法之意必欲變更故臣於今夏入覲具表奏伏蒙俞允今奉聖旨良賤事宜更遣人受決臣竊思惟既許仍舊為可更新故忘冒黷備奏愚懷伏

望俾從先命乃罔後艱○十一月濶里吉思
囚中贊宋玠前判密直司事柳庇副知密直
司事金深金延壽中訓將鄭真長史張漢烈
都評議錄事李安兩等于行省獄先是庇之
逃也有憾於玠及濶里吉思之来庇告曰頃
者漢烈以皇太后崩告於玠玠乃言曰薛叱
思此華言報喜之辭也玠何人敢言如是耶
庇實與深延壽共聞之於是濶里吉思執玠
等及漢烈令對辨又因玠子右副丞旹璘郎
將琛將軍瑞及其侄左副丞旹邦英將軍匡

旦于巡馬所尋釋庇及淶延壽真漢烈安兩等吉思擅權納賄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不問尊卑曲直稍忤枋心或杖或囚一國之人無不行賂○遣贊成事崔有渰如元先是帝命以冬月遣陪臣之賢者赴京○幸平州溫泉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